

青年的典範

初稿

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
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辦公室編印

編者的話

爲了使廣大青年了解英雄人物的事蹟，學習英雄的優秀品質，特編輯了這本「青年的典範」小冊子。這本小冊子裏所寫的六個英雄，都是廿五歲以下的青年，並且包括了解放軍、志願軍、工人、農民、知識分子幾個方面。

由於時間匆促，收集材料有不少困難，加之寫作水平不夠，因此還有不少缺點，也不夠完整。我們希望同志們提出意見，並希望熟悉這些英雄事蹟的同志幫助供給這方面的材料，以便把這些英雄的材料整理的較爲完整。

這本小冊子，是由康乃爾、左林、吳小武、劉令蒙、張羽等同志編寫的。在編寫過程中，得到軍委總政治部、志願軍政治部、青年團華東工委、團西南工委、團上海市委、團四川省委、團湖南邵陽地委等很大的幫助。我們特別感謝。

這本小冊是初稿，其中有幾篇還準備加以修改，有幾篇準備重寫，因此請勿翻印或發表。



董 存 瑞

(蔡 亮 畫)

目錄

董存瑞	(一一—一三)
黃繼光	(一五—一七)
羅盛教	(一八—二〇)
王孝和	(二五—二六)
劉胡蘭	(二七—二八)
丁佑君	(二九—三一)

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印

董存瑞

在鬥爭環境中成長

董存瑞的家鄉在河北懷來的南山堡。

南山堡村在一座小土山上，四面環繞着高山，只是在西南角上有一個缺口。從這缺口望去，是一條寬闊的平川，京包鐵路就從這平川上通過。

南山堡的人民，祖祖輩輩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，將這座土山開闢成了田地。這些田地，像樓梯般，一級一級地從山脚一直鋪上山頂。這裏沒有河流也沒有水源，就連吃水也要到深山溝的井裏去挑。在這塊乾涸的得不到雨水灌溉的土地上，雖然農民們起早貪黑，汗水澆地，但收成往往少的可憐。就連這點可憐的收成，也被壓在他們頭上的地主和國民黨官僚搜刮去了。農民們穿着補丁打補丁的衣服，喝着稀湯，啃着山藥蛋，頰上的淚水沒有乾過。

一九二九年的九月十三日，董存瑞就出生在這山莊的一個中農家裏。

董存瑞的父親董全忠是一個老實的農民，整天埋在地裏幹活，不問外事。一家人吃不飽，也餓不着，穿的雖有點破爛，但也不光身露體。他們在困難中掙扎着，他們沒有什麼大

的指望，只想保住這樣光景不再往下掉就好了。

老倆口已經有三個女兒，但還沒有一個兒子，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添上一個兒子。

董存瑞一生下來，老倆口喜歡的了不得，半輩子了，總算有了個兒子，但是如何養育孩子呢？却又使得老夫婦倆十分爲難。

媽媽生了孩子沒什麼好的吃，奶水不夠，孩子可不懂得媽媽的苦，整天張着嘴要吃。媽媽把乾癯的奶子塞到孩子的嘴裏，吃了半天，孩子丟開奶頭，哇哇地哭，媽媽的淚水也一滴一滴地滴在孩子的臉上。

董存瑞大了一些，也懂一些事了，一家人還是把他當作寶貝，媽媽、爸爸和姐姐們吃稀的，把稠的留給他。每逢做點好的吃，姐姐們就說自己不愛吃，把好的留給小弟弟。董存瑞雖然有點任性，但也懂得姐姐和媽媽的心，有時，他看見小姐姐羨慕地看着他的飯碗時，他馬上放下碗，假裝哭着，一定要小姐姐和他分吃碗裏的一點點食物。

一九三七年，日寇佔領了沙城東站，那地方離南山堡有二十里地。從此，南山堡經歷着空前的苦難。日寇先是來南山堡搶了一陣，然後又委派了偽村長，三天兩頭要錢要糧，地主們又將自己的一分負擔，轉嫁在貧農和中農身上。農民們抬不起頭，直不起腰，一個個破產了，他們恨透了鬼子，但是沒辦法對付。

董存瑞的家庭也一天天困難起來，爸爸皺緊了眉頭，整天唉聲嘆氣。媽媽也常背着他流淚。

董存瑞也很傷心，他天天放的那條黃牛，因為沒有料餵牠，一天一天地瘦了，雖然董存瑞不斷地給牠割些好草，更加精心照料牠，牛還是不斷瘦下去，最後只剩下一個骨頭架子了。

一天，爸爸告訴董存瑞，他決心把牛賣掉。董存瑞傷心地說：

「爸爸，別賣黃牛了，我餓肚子也要把牠餵好！」

爸爸知道孩子的心，從小他就餵這條黃牛，吃草、上料、餵水都是他一人承擔，黃牛早已成了孩子的好朋友。其實爸爸的心裏也正像刀割一樣，莊稼人沒有了牛，就等於丟掉了一半家產。但是，鬼子鬧得這樣兇，人都沒吃的，又拿什麼來餵牛呢？

牛要牽走了，董存瑞守着牛哭，一會給牛加點草，一會給牛加點水，眼睛都哭腫了。媽媽和爸爸看見孩子這樣傷心，也掉下眼淚了。最後，爸爸把賣下的牛錢，除了還債外，給孩子買了幾隻羊，這才使董存瑞稍稍高興了一些。

從此董存瑞就常常趕着幾隻羊到山上去放。放羊的時候，他常常和莊上小孩比賽爬最危險的山坡，如果誰說這個坡難爬，他就是跌破了，也要爬上去。因為他有一股闖勁，別人送

了他一個外號叫「四虎子」。

一九四一年，八路軍在南山堡一帶打了幾次勝仗，南山堡和其他一些莊子的農民，在共產黨領導下，開始祕密地組織了抗日救國會。董存瑞的伯伯做了抗日救國會的主任。隨後，又建立了兩面性的村政權。農民們開始和日寇鬥爭了。

第二年，中國共產黨的區委書記王平同志到了莊上，人們把這位二十三歲的青年當作自己的親人，不論大小事都要去找他。只要他幾天不來莊上，人們就想他。在敵人時常出來掃蕩的情況下，他領導農民鬥爭了地主，進行了減租減息，組織了民兵，改選了村政府。這樣一來，農民負擔減輕了，再不向鬼子繳糧繳稅了。農民臉上開始有了笑容。

這時，王平幫助莊上組織了兒童團，十三歲的董存瑞做了兒童團團長。

董存瑞非常喜歡這位穿青色便衣，身揹盒子槍的王平。不論是大雪天，或是敵人掃蕩最殘酷的時候，他看見王平總是跑到莊上來幫助老鄉。就在最緊張、最困難的時候，他看見王平也還是笑嘻嘻的。他想：這個人真了不起，我將來長大了也要和他一樣。

王平還常常給兒童團講故事，教唱歌。

有一次，王平又給兒童團講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，當講到「五個八路軍的戰士，爲了掩護主力轉移，堅守在狼牙山上，打退了三千多個鬼子好幾次的衝鋒……」時，孩子們聽到這

裏，都緊張地瞪大了眼睛。

「後來，他們的子彈快打完了，就退到二十多丈高的斷崖上。這時，鬼子衝得更兇了，他們又用手榴彈打死了四十多個鬼子。最後，子彈都打光了，手榴彈也只剩下一顆了。」

「呀！那怎麼辦呀？」董存瑞忍不住嚷起來了。

王平繼續說：「他們把最後一顆手榴彈也投出去了。」

班長馬保林說：「趕緊把槍砸壞。」

四個戰士一齊說：「對！」五桿槍一下砸壞了。……」

「對！不能把好槍給鬼子！」董存瑞睜大了眼睛說。

「最後，馬班長拍了一下腿，堅決地說：『同志們，只有一條路，跳崖！』四個戰士都說：『對，咱們堅決抗日到底！』五個英雄一起跳下了崖。」

「五個當中的兩個——宋學義、葛振林跳下崖時，叫半崖上的小樹擋住了，沒有死，半夜他們又趕回了部隊。後來還上延安見了毛主席。」

「真是英雄！」兒童團員齊聲說着，董存瑞更是感動，他把這個故事記得牢牢的。

這以後，董存瑞參加兒童團的活動更有勁了，身上掛着一把木刀，白天帶着團員放哨；雞毛信來了，他就一口氣跑着送走了。晚上，看見村裏的民兵在山溝裏操練，他也領着兒童團去操練。

鬼子在沙城坐不穩了，手忙腳亂地拼湊了一些偽軍，在南山堡一帶安下了幾個據點，這個地區的抗日鬥爭更尖銳了。八路軍和鬼子進行着拉鋸式的鬥爭。南山堡成了八路軍游擊隊來往的立腳點。南山堡的農民英勇地和自己的軍隊站在一起。在大雪天的夜裏，董存瑞常常看見伯伯來把父親叫走了，他們背着糧食和其他地方轉送來的物資，通過敵人的封鎖綫，爬山越嶺，送到東山老根據地去。他看見他那老實的爸爸也參加鬥爭了，心裏很高興，常常說：「爸爸你講講你怎樣通過封鎖綫的？什麼時候也帶我去好嗎？」

每次游擊隊來的時候，董存瑞總是跑去聽他們講故事。聽到這些故事，他彷彿也和他們在一起戰鬥一樣。

董存瑞看見游擊隊，不管下雪、颶風，或是下大雨，還是那樣高興去打仗。他很感動，覺得這些人太好了，他也想參加游擊隊。但是，人家說他太小，不收他。這件事很使他傷心。他想，快些長大吧，長大了就可以和他們一樣了。

一九四四年的一天，民兵正在裝地雷，董存瑞也跑去擺弄起來，一個民兵嚇他說：「四虎子，走開些，當心崩了你。」

「不要嚇人，你們不怕，我也不怕！」董存瑞沒有走開，他仔細地看着。

就在這天晚上，民兵和老鄉要去破壞敵人的交通了。董存瑞一聽說，就跟父親吵着要

去。父親和母親沒有答應他，可是當民兵和老鄉們走出莊的時候，他就偷偷地跟在後面了。到了沙城鎮，在區隊的警戒下，民兵和老鄉把蘆柴抱上了大橋，正要點火去燒，忽然有一個人搶着把火點着了，大夥一看，原來就是四虎子！

火燒起來了，敵人在碉堡裏打起槍來，但是民兵和老鄉已經走遠了。

這次，董存瑞很高興，他說：「哼，敵人就像耗子一樣，光亂放槍，也不敢跑出洞來瞧瞧！」

不久，一個消息突然傳到莊上：王平犧牲了。莊上老鄉聽到了都哭起來，董存瑞哭得更傷心。他聽別人說：王平在常家寨的時候，突然被敵人包圍了，和他一起被包圍的還有區裏的郭科長。他們兩個人守住一個院子，和幾十個敵人打了半天。最後，他們子彈快打光了，敵人爬上屋頂喊着：「繳槍投降！」王平氣憤地罵着：「八路軍沒有投降的！」王平沉着地把文件燒了，把一枝槍砸壞了。他拿起了郭科長的槍說：「我們倒下去了，但是，千千萬萬人會站起來，他們會走向勝利！」王平扳動了槍機，英勇地倒下去了。郭科長也拾起了槍，用最後一顆子彈射透了自己的胸膛。

董存瑞聽着，好像看見王平、郭科長他們站在屋裏罵敵人，看見王平舉起槍，對準自己的胸口……他捏緊了兩個拳頭，幾乎要喊出聲來：「英雄！」

他慢慢覺得兒童團的活動沒多大意思了。他想，自己這麼大了，就是鳥也該飛了。兒童團的槍是木頭做的，刀也是木頭做的，怎能打鬼子呢？小孩子才玩這個哩，唉，真沒意思！他要像王平，還有那些八路軍一樣去打鬼子。他要參加民兵。

可是，媽媽捨不得，哭着不讓他去。董存瑞咬了咬嘴唇說：「你不讓，我自己就不會去啦？」媽媽知道拗不過兒子，只得嘆口氣，由他去了。

在民兵隊裏，董存瑞更是活躍了，埋地雷、割電綫，那一次也少不了他。

一次，董存瑞他們七、八十個人，跑到鐵道上去破壞敵人的電綫。董存瑞一個人一氣就鋸斷了三根電綫桿，胳膊上繞滿了電綫。快完的時候，突然敵人的裝甲車開來了。區大隊長立刻對大家說：「爬在溝裏不要動。」裝甲車用探照燈照了一會，胡亂地打了一陣槍就走。董存瑞跳起來，拍着大腿說：「大隊長真有辦法，我們就在敵人鼻子下面，敵人還不知道。」

另一次，他和幾個民兵，在離家五里地的青家溝的山溝裏埋上了地雷。一小隊偽軍經過了山溝，他們是來搶糧的。地雷響了，敵人像兔子一樣，丟下兩個死屍，掉頭就跑。董存瑞他們從山上衝了下去。敵人還沒有來得及放槍，就被活捉了兩個。他們高高興興地把這兩個俘虜，還有一匹牲口送到區裏去了。

一九四五年的八月，蘇聯對日本宣戰了，偉大的反攻到來了。董存瑞再也不能在家裏呆下去了，他決心去參加八路軍，和他們一起趕快打垮鬼子，收復失地。

他愛媽媽，但是現在他不能不離開她。他不願看見媽媽哭，他尋思：最好不讓媽媽知道就忘掉，也許她慢慢就會想通了。

有一天，天色未亮，他揹上一個小包袱，走到區裏，報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鍛鍊

一九四五年九月，董存瑞從區基幹隊到了縣大隊。

同志們熱烈的接待，使他感到無限的親切。他立刻喜愛了這裏的一切。

第二天，董存瑞穿上了新軍裝。軍裝長了一些，幾乎快齊膝蓋了。那又有什麼關係！個兒很快就會長高的。他挺了挺胸，邁着大步，來回地走着。他想：再揹上一枝「三八」式，那可不就是真正的八路軍了嗎？

可是，班長只發給他一顆手榴彈，董存瑞心裏有點不痛快，就問班長：

「班長，別人都有槍，爲什麼不發給我？」

「你人小，行軍恐怕都會跌觔斗，還揹得動槍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搯不動？到行軍的時候看好了。」

「就算你搯得動，現在也沒有槍。李大隊長說，要槍到敵人那裏去拿。」

董存瑞滿望着早些去打仗，好繳一枝槍來。上操的時候，他特別用心，他想練好了就會讓他去打仗。有一次大家練習投彈，董存瑞跑到連長跟前，要求投一顆。連長看他人小，怕他丟不遠炸了自己，不答應。董存瑞知道連長是在說自己「不行」，他很討厭這個字眼。他害怕打仗的時候，也許會叫他去看炊事房。於是着急地說：「當兵的連手榴彈都不會打，那還叫做什麼兵！」

連長想了一想，笑着答應了。但是叫他從崖上往下打，並且還派了一個老戰士去幫助他。

董存瑞抿緊了嘴，用盡力氣，投出了手榴彈。手榴彈打的很遠，老戰士滿意地笑了。

打開龍關縣城後，發給了董存瑞一枝舊馬拐槍。他有了槍，那就忙起來啦，拿着槍找這個老戰士教他拆卸，找那個老戰士教他安裝……雖然他在民兵小組時埋過地雷，但對槍來說還是外行。最壞的是他有一個壞習慣：老是用左手去扳槍拐，推彈上膛。同志們都笑他說：「等你用左手把子彈推上了膛，再換右手去打，敵人早跑掉了！」他決心和自己的壞習慣作鬥爭。可是，這很不容易，只要稍一不留意，左手又極自然地扳起槍拐。這時他發覺：要

養成一種好習慣需要刻苦鍛鍊，但要改掉自己的壞習慣，就需要更大的毅力。他反覆頑強地練習着，直到雙手酸痛得抬不起來。

不久，他終於習慣了用右手去扳槍拐。

縣大隊不久編入了正規部隊。主力部隊的生活比縣大隊嚴格得多了。董存瑞在家裏是有些任性的。不滿意的時候就講講怪話，有時就憑自己的高興做事。有一次連裏吃肉，他就把菜盆拉到自己的碗邊，自己一個人吃起來。和他一起參軍的一個新戰士見了很不高興，拿來一個碗，把肉往碗裏一倒，推到他面前說：「都給你一個人吃吧！」

董存瑞覺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，把碗筷一丟，哭了！他認為旁人欺侮他。

排長郭元芳找他談話了。董存瑞起先鼓着嘴不理睬。可是郭元芳的話漸漸吸引了他，郭元芳講了許多革命隊伍友愛團結的故事。講到戰場上許多戰士如何冒着生命危險，在敵人的砲火下把自己的戰友搶救出來，最後還說：「一個革命戰士，他無論做什麼事，都應該想到同志們，處處把公共的利益放在前面。」

這一次談話感動了董存瑞，雖然他沒有說一句話，但是他笑了。這就是說他接受了排長的意見。

不久以後，又發生了一件事。有一次董存瑞在炊事房和炊事員吵起來。他堅持着要給他

們班多打些菜，他想反正不是爲自己，而是爲了全班。炊事員見他年紀小，就讓了步。回來後班裏的同志都說伙食改善了，他聽了很高興，覺得爲班裏做了一件好事。以後，每次打菜，他總是堅持要多打一些。爲了這件事，指導員和排長找他談了話，董存瑞雖然沒有當面爽快地承認錯誤，但心裏很難過，他決心用行動來改正。

後來，伙房裏打菜的時候，由各班輪流派人去掌勺。有一次，輪到了董存瑞。他公平地把每個班的菜分的一樣多。臨了菜湯不夠了，他讓自己班的菜湯少一些，不再到別班菜盆裏去勻了。炊事員在一旁看到了，不斷地笑着點着頭。這次，他親身體會到：毫不私心地爲大夥服務，的確是最愉快的事。

不久，這個團爲了配合友軍打擊敵僞，白天黑夜地趕往熱河。

行軍速度很快，每天常常要走八、九十里，有時甚至一百多里，而且還要爬山越嶺，涉過那結着薄冰的、深及胸腰的河流。可是戰士們的情緒很高，特別是董存瑞他們的那一個連。他們常常走在最前面，連長王萬發不時笑着鼓勵大家：「同志們，我們不是老太婆。」有人告訴董存瑞說：「這個連因爲衝鋒在前，行軍走得快，別人送了一個外號叫『尖刀連』。」他聽了很高興，決心做「尖刀連」的一個好戰士。

十六歲的董存瑞勝利地通過了行軍的考驗。在行軍的時候，他謝絕人家代他揹東西，他

從來沒有掉過隊，也沒有愁眉苦臉過。他是行軍中最活躍的一個，不是唱歌就是講笑話。同志們很喜愛他那種倔強和愉快的性格，都說：「小夥子，真行。」

熱河，在敵人的統治下，是一個苦難的地方。日寇曾在這裏實行了「人圈」，把長城以外幾十里寬的地帶都燒光了，像趕牲口似地將農民趕進了「人圈」，進出都沒有自由。熱河的農民就像掉進了油鍋一樣。

在每一個農民家裏，戰士們見到了同樣淒慘的景況：房屋東倒西歪，到處是斷牆和碎磚，屋裏不但沒有衣服和被子，就連一張草蓆也沒有；一家大小擠在土炕上，全都光着身子，只用一小塊破布遮掩住下體。

他們燒不起炕，就把大鍋架在炕上，鍋裏放着燒過的火灰，全家圍着鍋坐着，把腿伸進鍋底下取暖。外面颳着刺骨的西北風，這點火是暖不了身體的，他們個個凍得嘴唇發烏，不斷打哆嗦。往往一家四、五口人，只有一條褲子，誰出門誰就穿，一回家就又脫下攔起來，生怕弄爛了。他們吃的東西更不用提了，不是稀糊湯就是野菜湯。一個個瘦得前胸貼着後脊梁，只剩下一把骨頭了。戰士們看到這種情景都哭了。他們節省下自己的口糧，救濟那些飢餓的老鄉，凡是有兩件衣服的，都送了一件給老鄉。董存瑞心裏又憤恨、又感動，憤恨的是敵人給了我們人民這樣深重的災難，感動的是我們部隊的那種高度的階級感情。他把自己最